



# 叶的随笔

□汪逸芳

## 落叶的诗意

秋冬之交,零星的落叶如同岁月的书签,悄然而落,蕴含着别具一格的诗意。

一片枫叶从枝头挣脱。它在半空中晃晃悠悠,似是不舍离开那熟悉的树梢。枫叶红得热烈,红得奔放,恰似一团燃烧的小火苗。寒风掠过,它在空中翻转,发出轻微的沙沙声,仿佛在与寒冷的空气进行着一场私密的对话。最终,它飘落在一块石头旁,那石头的冷硬与枫叶的柔美形成鲜明对比,宛如一位孤独的侠客邂逅了一位柔情的女子。“枫叶千枝复万枝,江桥掩映暮帆迟”,这零星枫叶在初冬的寒意中,尽显其浪漫的诗意。

此时,一片银杏叶从树上翩然落下。它如一把金黄的小铲,要去挖掘秋冬的秘密。它在空中滑翔,轻盈得如同精灵。落地时,恰好落在一片枯黄的草地上,周围的草儿早已被寒霜染得失去了生机,而银杏叶就像这片黯淡中的一颗璀璨明珠。它的边缘微微卷曲,像是在拥抱自己,抵御着周遭的寒意。“玉纤雪腕白相照,烂银破壳玻璃明”,这零星的银杏叶在冰冷的环境中,绽放出其优雅的诗意。

还有一些褐色的桐叶,它们在枝头上挣扎了许久。每一次寒风的侵袭,都让叶柄松动,终于,它告别了树枝,在空中飘荡的轨迹毫无规则,仿佛是一群醉汉在蹒跚漫步。有一片落在了一扇紧闭的窗户外,仿佛在向窗内的温暖世界诉说着外面的寒冷。它的叶脉如同饱经风霜的皱纹,铭刻着季节的变迁。在这寒意弥漫的初冬,哭诉说着岁月的沧桑。

落叶,以各种灵动的笔触,抒写自己的飘落之姿,在冷冽的氛围里谱写着动人心扉的诗意,每一片都是大自然馈赠的艺术珍品。

# 梅花碑

## 诗苑

### 断章

(外二首)

□萧灼

山峦之后,一棵棵树走了出来  
它们收起枝蔓和多余的语言  
用尘土和雾气对视。她加入它们  
剥掉皮囊、记忆  
像一团雾那样呼吸,存在

车子在加速。她和它们的身体  
被风吹得呼呼响,裸露出光滑的  
一览无余的岩壁。迎面而来的雨滴  
沙砾、风景和它们行成对冲的力量  
可它们一动不动。它们沉默着  
仿若一个个还孕育着什么的蛹

## 临春帖

无事可干,在一棵树下坐着  
过于热闹的河道  
把山林推远了,蚂蚁的足迹  
还在岩石上隐现  
枯萎的树叶,静止。木的味道仍在暗处发酵

笼子里的鹦鹉,啼鸣三声  
岸边,马齿苋在轻风中探出小眼睛

我起身。  
这春天的石阶  
每一步,都有摇曳的迷

## 冬日

马路安眠,下水道模拟河流  
试图进入夜莺的深喉  
蝴蝶兰、风信子一丝不苟地制造着香气  
昆虫从一个遥远的地方秘密搬迁。  
我坐在21世纪的椅子上,  
被博尔赫斯指尖的风吹着……

## 每一次回家

□袁小伟

每一次周末放学回家  
妈妈总是问我:  
栏里的猪娃有没长大?  
爸爸的话寡少硬锵:  
不要贪玩,别把功课落下!

每一次工作后回家  
妈妈抚摸着打好的家具  
好像完成了重大计划  
爸爸依旧没有多余的话:  
兄弟三个,老么的你何时成家?

每一次携妻儿驱车回家  
家门口难行的泥污  
早已经水泥硬化  
一声声“爷爷奶奶”  
二老的心里绽放了烟花

现在啊,回到儿时的家  
问候的乡邻  
依然是乡音土话  
回程的车厢  
塞满哥嫂种的蔬菜果瓜

信步走上静静的阁楼  
躺着小小的木箱  
还有哥俩当年弹破的吉他  
木箱里叠放着儿时的课本  
各种稚嫩的涂鸦

噢,我的父母双亲  
以淳朴原始的方式  
把儿女成长的记忆留下  
让我们和青春相遇  
再次捡起自己的芳华



## 在路上

□郑凌红

一直以来,喜欢旅途中的时光,可以暂离红尘,心可清。

身体和心灵,总要有个在路上。人生最难得的是有一颗安静的心。这颗心,随着时光的跳动,慢慢变得难以寻觅。是现世的庸扰,也是自我修炼的难度增大。给心一个出口,值得苦苦寻觅。

或许只有在路上的那些微小的快乐,才是把生命引向另一段惬意的游乐园。

这是不带目的,也可没有期待,最终会全然放松的旅程。一个人最好,心无旁骛,不需要解释,不需要说明,安安静静,不徐不疾,排除纷纷扰扰,随意地看风景,随心地做自己,快意地翻阅一本杂志,感受文字之外的禅意。偶尔抬头,想一些心思,也不失为一段怡人的时光。

当然,偶尔也有例外,当我们急于目标,路途就会变成一种煎熬。怀着不安,怀着未能完成任务的惶恐,怀着放不下的纠结,前行的路依然是路,只是前行的心却是不安的心。

我们都会在某一刻深切而又清醒地知道,自己是一个旅人,在生命的无数个街口,总试图给自己的心找一个出口,为过往,为现在,也为未来。那些若有若无的心事,交给时间,却被拒绝。于是,只能期待遇见不同的人,听不同的故事,感受不同的风情,来慰藉唤醒那颗沉醉的心。有人说,幸福是比较出来的。妈妈小时候也经常跟我说,“无事三笑为一痴”,仿佛快乐总要有理由。其实,快乐是微小的,幸福是短暂的。在感悟的背后,方能觉出生命的匆匆和虔诚。

在路上,感知那些微笑的快乐,遇见美好的自己。行走在路上,遇见高山大川,清风古镇,遇见灯火阑珊,历史浩瀚。直到你也变成了一道曼妙的风景,打开了久违的或曾幽暗的心窗,把藏在深处的自己释放。因为雾霭朦胧之外,是自由呼吸的所在。

一杯好茶,云水烟霞。

心随景动,从起点到尽头,梦想常伴左右,把微笑的快乐串成生命发光的足迹。

## 一锅笋干肉

□陈中

窗外北风呼啸,木楼板的空洞让冷空气横行无忌。套上棉衣棉裤的同时,我伸长了脖子,在垂涎一道冬季家常菜了,这就是笋干烧肉。这已是四十多年前的记忆,而一想到滑嫩的天目山笋干丝、甜而不腻的带皮五花肉和下饭的浓汤汁,我总不住地咽口水。

母亲单位远,中午不回来;父亲工作忙,仍叮铃铃飞车回家,但来不及做菜,饭煮好放笼屉里。妹妹放学后,就利用锅里余温热一下笋干肉或是梅干菜肉丸,再烧盘蔬菜,就开饭了。

笋干肉制作要麻烦些,光笋干浸泡就要两到三天,中间换水几次,保持水质清洁,防止发酸。父亲托人从菜场买了点五花肉,2元7角一斤,都说贵,拔去猪毛,硬皮一点也舍不得丢。周日一早,父亲把肉切块、笋干切条后,刀一抹砧板一放,工地有事被人叫出去了,十平方的亭子间顿时显得比平时大了许多。我焐在被窝里,感觉到外面煤炉传来的温暖热气。从床上坐起,由小窗可以看到手提煤炉上的大锅,伴着上升的阵阵热气,那是锅里笋干烧肉的香味。蓝色的火苗舔着锅底,汤汁在木锅盖的边缘咻咻冒着泡,这诱惑,一狠心,还是起床了。我默默数着那些一会儿产生一会儿破碎的气泡,心里嘀咕着何时才能吃呢?母亲看我对着锅子发呆,便揭开锅盖,一时雾气腾起,香气四溢。

母亲用锅铲翻着肉块,让整锅肉受热均匀,顺势铲起一块垫在锅底的笋干,拿到自己嘴边吹吹,然后将锅铲伸到我的嘴边。我急不可耐地咬入嘴里,却烫到了舌头,随后囫囵吞枣般咽进肚里。我抬头看着母亲,咂了咂嘴巴:“妈妈,笋干肉烧好了吗?”母亲笑着从锅里挑出一块肉来,这次我学乖了,用嘴巴吹了会儿,细嚼慢咽地品味,肉皮也烧得有点软糯了,那份香味无法形容。“妈妈,你也尝尝啊,好吃极了!”我让妈妈吃,但她总是舍不得。

中午父亲回家,一家人围着灶间煤炉,用锅铲吃着烫嘴的笋干烧肉,一根根笋丝干连着容易满足的内心,一块块五花肉伴着满足的笑声,一铲铲的温情在空气中流动,小家温暖了许多。

“无竹令人俗,无肉令人瘦”,不知从何时起,过年前烧上一大锅笋干烧肉成了我家的惯例,简简单单一道笋干肉里有我的念想,这锻炼“偷吃”定力的活计成了一种考验。当然,我在美其名曰“试吃”的时候,心里都会得到一丝安慰,一些满足。汪曾祺老先生不是说,“肉食者不鄙”么。

现在,曾经念想的带皮五花肉失去了吸引力,我买土猪肉最多也是买点排骨,五花肉用来垫锅底的滑嫩笋干成了大家的最爱,只是锅底火苗闪动时,那一幕围炉吃笋干肉还会时时浮现……